

石  
民  
四  
十  
集

四十集序

或曰文章與日俱老將無然僕  
十一歲學爲制舉文十三四學  
爲古文詞今所存篋中者尚有  
十八九時作且行年四十矣文

不加進豈猶未老耶然僕老於事矣少年氣蓬勃惡人之擬其銳也好爲沉鬱之言今其氣沉矣又惡人之擬其鈍也好爲剽悍之言然設境以參之其猶昔

銳而今鈍耳文境亦約畧如是  
也此豈所謂與日俱老者耶然  
其情日紓也局日嚴也脈日微  
也似得之鈍而不得之銳此豈  
所謂與日俱老者耶然始之欲

駕乎古也今之企古而如不可及也始之嗜古而古不見其及也今之忘古而並不見其古也直謂之鈍也將無然乃彙至四  
才除而止其汰者始多而今寡

存者今多而始寡亦若以年爲  
梯其猶今之我耶姑名曰四十  
集

石民茅元儀題

序終

石民四十集卷目

卷之一

疏四首

卷之二

疏三首

卷之三

疏三首

卷之四

石民四十集

卷四十一

文部

疏一首

卷之五

疏三首

卷之六

上書一首

卷之七

冒言上

卷之八

冒言

中

卷之九

冒言

下  
共十九首

卷之十

序

四首

卷之十一

序

八首

卷之十二

序 七首

卷之十三

序 十三首

卷之十四

序 十六首

卷之十五

序 七首

卷之十六

序十四首

卷之十七

序十五首

卷之十八

序八首

卷之十九

序十五首

卷之二十

序 四首

卷之二十一

序 七首

卷之二十二

序 四首

卷之二十三

記 五首

卷之二十四

論

三首

卷之四十一

論

六首

卷之四十二

志引

十九首

卷之四十三

志引

三十首

卷之四十四

志引二十首

卷之四十五

志引二十首

卷之四十六

志引十八首

卷之四十七

志引三十首

卷之四十八

志引首

卷之四十九

志引二十一首

卷之五十

議四首

卷之五十一

議三首

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三  
議 五首

卷之五十四  
議 二首

卷之五十五

議 三首

卷之五十六

議 三首

卷之五十七

策一首

卷之五十七

書二首

卷之五十八

書三首

卷之五十九

書七首

卷之六十

書四首

卷之六十一

書五首

卷之六十二

書八首

卷之六十三

書一首

卷之六十四

書六首

卷之六十五

書三首

卷之六十六

書五首

卷之六十七

書七首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九

書六首

卷之七十

書九首

卷之七十一

書五首

卷之七十二

書七首

卷之七十三

書六首

卷之七十四

書七首

卷之七十五

書九首

卷之七十六

書八首

卷之七十七

書八首

卷之七十八

書六首

卷之七十九

書五首

卷之八十

書 九首

卷之八十一

書 三首

卷之八十二

書 六首

卷之八十三

書 四首

卷之八十四

卷之八十五

書

九首

卷之八十六

書

五首

卷之八十七

書

七首

卷之八十八

書

四首

書九首

卷之八十九

書六首

卷之九十

書七首

卷之九十一

書八首

卷之九十二

書九首

卷之九十三

書八首

卷之九十四

書十一首

卷之九十五

書五首

卷之九十六

考

二首

卷之九十七

考

二首

卷之九十八

志

一首

石氏四十集卷目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一

辭召用疏

環召謝恩疏

遵旨進書并辭都督疏

乞定廟筭規模疏

卷第一 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一

防風茅元儀正生著

疏

辭召用疏

奏爲恭承寵命敬瀝悃衷事臣祖坤事  
爲按察副使臣父國縉事 神廟爲工部郎中  
臣十三爲諸生卒業太學雖不中有司之格未  
得爲 陛下宣力四方然國恩深厚竊懷捐糜

之報見東事起羣臣算究兵法盡輯平生私學以爲武備志二百四十卷見餽餉不繼屢罹寢憂著畱言一十八條竊以身雖不用而人或用其言亦人臣隨地自効之小忠不意辛酉下第長安今制臣王象乾辟臣欲以臣爲贊畫爲大將臣以處非其據力辭得允東西事急又誤蒙中外大僚南北臺省李宗延吳之皞楊維新王允成等累疏交薦屢奉明旨科抄聘取其它私

辟羹薦者不一臣本書生不諳帷幄之謀但力辭不赴山東妖賊事急今刑部尚書孫瑋爲南冢宰攝兵部事新招兵五千四百人以叅副職銜行文原藉聘臣總統今南京吏部尚書何熊祥後攝兵事臣到京日劄授臣副將命一面練兵一面候題臣本書生不諳將帥之畧亦力辭未允忽報妖賊四十萬從豐沛渡河南中震驚會議出師人有畏色臣憤激於衷請當前鋒遂

勉受部劄師期未定賊報徵敗臣適逢臣母諱奔跣而歸此臣生平本末也今年五月順天撫臣岳和聲條陳邊事議以南樞臣原擬副將職銜聘取臣來再行酌題伏奉聖旨委雲龍茅元儀旣屢經疏薦准擬職銜用欽此先蒙督師輔臣孫承宗惠教及臣命赴邊關臣以方在苦塊非所心安且自揣庸薄無補萬一况未効尺寸之勞遽蒙擬授之旨臣本以心血酬國反似以

口舌得官在朝廷或以寓市駿之微權在人情  
反似隳式蛙之盛意具呈督師輔臣及順天撫  
臣懇爲轉辭未蒙垂允伏奉浙江撫臣遵照順  
天撫臣移咨取臣前往山海永平團練車營覈  
邑督促刻期催發不得已遂違素幄卽日就途  
此臣近奉特恩始末也臣以一介書生恭承特  
命宜趨朝覲見後赴巖關但臣本非將帥之選  
又無帷幄之資皇上以特旨見召以軍旅覈

督誼不敢自言其私但處非其據徒速官謗漫無豎立辜負聖恩簪人所謂無補國家有損名教正臣之謂也臣不敢不一赴嚴命以見非畏難避事之懷斷不敢冒叨皇上一官半職以爲濫觴名器之漸容臣以葛巾野服往謁樞輔於邊關教問之餘或攄其狂瞽一得雖無益於海岳之高大稍自盡其犬馬之寸私卽力懇終喪永志丘壑觀陞下掃蕩四夷爲歌詠紀頌

於山中臣之願也原臣係奉旨特用之大不敢  
不瀝陳悃衷仰祈聖鑒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

環召謝恩疏

爲感戴天恩敬陳本末事臣本書生躬耕誦讀  
東夷發難著冒言十八篇武備志二百四十卷  
以備富彊之策聊盡草莽孤忠耳廷臣遂以知  
兵交薦尤奉明旨後允撫臣岳和聲所請擬銜  
用力辭不獲謬膺曠典起家督師輔臣孫承宗

擬加臣副總兵守覺華島奉旨部覆允行具疏  
力辭伏荷溫綸不允臣抵關抗時諭請守寧遠  
承宗從之題臣充贊畫次年題差臣募水師臣  
以羨餘製正偏廂車千輛高麗牌弓弩鐵竹砲  
各萬計屢蒙褒旨承宗題臣翰林院待詔逆璫  
新擅權謂承宗尾疏趨朝欲清君側之惡遷者  
遂謂臣贊之次年承宗議加臣總兵同袁崇煥  
取蓋將入告適科臣潘士聞催覆科臣李魯生

薦臣爲大將疏逆璫矯旨謂臣未有功效豈堪  
大用於是不唯臣決去志而承宗亦不能竟其  
猷爲矣請告候覆適寧遠圍解崇煥授揭揆樞  
謂非臣則今無寧遠可守必欲恢遼非臣不可  
今樞臣閻鳴泰亦有覺華宿重兵選名將之議  
遂請以待詔總理覺華事樞臣王永光仍覆臣  
以副總兵照舊贊畫聽撫臣委用逆璫方惡永  
光忠諫遂矯旨坐臣鑽刺削藉爲民蓋欲因臣

以及永光閣臣力救姑免耳值騎尾臣及抵家  
復來覘舉家惶恐臣歎曰臣嘗誓慕以死報國  
今不死敵而死璫分也方篩巾以待遭 皇上  
當陽晉恤武臣遂復竊冠裳臣愚以鑽刺之名  
不可受也鑽刺往遼東之名可受也臣可不言  
矣但臣去國後忽見閣臣馮銓辯吳淳夫疏曰  
所謂死灰斷蓬得非茅元儀乎臣竊痛焉淳夫  
未嘗指臣時臣尚在請告銓何以知爲臣也後

始聞忠賢面呵永光於工所永光曰此袁巡撫  
所題邊事急豈可格其所用忠賢厲聲曰盡憑  
袁崇煥要你部中何用你只畏人威勢諸臣目  
擊之所謂威勢意蓋指銓故銓辯忠賢之言耳  
忠賢豈以魯生前疏有詞臣馮銓爾之之語乎  
銓果私於臣則後在揆地臣請告可擬旨畱矣  
何待崇煥崇煥與臣共生死孰不聞之反出自  
銓意乎永光敢抗忠賢反畏銓乎二臣入對

皇上可面訊也臣以非庸受人二十餘薦矣如  
銓以口爲穢更不可計臣如是累人其有終乎  
故敢赴闕辯白頃知銓已自列奉聖旨至誣構  
去位辱以賄聞猶爲不倫則  皇上已洞悉之  
矣竊臣得罪逆璫以承宗忤璫而璫已誅臣削  
藉以永光崇煥忤璫而已蒙復官最後波及始  
有銓又蒙旨昭雪臣復何言雖屢奉會推陞陞  
所處悉與起用之旨臣似在其列實不復望也

蓋臣身藉聖明再生臣名藉聖明得雪臣之起家欲以恢遼今幸際聖明必能淬勵羣臣共成大業臣願畢矣但旣蒙聖鑒不敢不備陳始末臣曷勝戰越之至

遵旨進書并辭都督疏

爲遼旨進書并陳辭悃懇乞聖明矜允事該臣以逆璫矯旨被斥蒙恩詔雪具疏陳謝非望復用奉聖旨據奏茅元儀効力關寧屢經薦舉如

果受抑權璫具有韜畧該部酌議擢用兵部知  
道欽此該兵部覆查先於天啟六年六月內本  
部覆巡撫袁崇煥疏題臣副總兵照舊贊畫管  
水兵三營事本官仇直違時堅貞忤世致被逆  
璫魏忠賢矯旨削籍竟使數年勞瘁一朝湮沒  
而國家不得急藉其壯猷殊爲可憐今應查照  
原題復其副總兵職銜贊畫軍務仍遵旨擇缺  
擢補等因奉聖旨是又該御史袁弘勛疏薦及

臣因言臣所著武備志經緯韜畧洪纖畢具  
皇上方勅修兵農等書或當令以刻本恭進以  
備乙覽而佐神謨等因奉聖旨茅元儀旣負韜  
鈐准加府銜贊畫其所著武備志著進覽欽此  
臣不勝感激臣以東事忽起士大夫不乏忠憤  
之心每苦兵家爲絕學臣竊以不然也故因輯  
臣祖先臣副使坤臣父先臣郎中國縉遺書并  
平生所學削成此書列爲五綱分爲二百四十

卷原以備士大夫之稽核非敢上塵當守者也  
故先帝時諸臣悞以臣知兵交薦每及臣書  
致臣濫膺曠典出山懇辭回藉荷蒙先帝溫  
諭褒及著作然臣終不敢冒昧進呈也今遇  
皇上勤學博綜竊欲上進以上備丙夜之觀下  
備纂修之考而又以卷帙重大繕寫爲難且臣  
蒙舊輔孫承宗舊撫袁崇煥憮臣家學於旣加  
副總兵銜後兩次題臣待詔先奉具覆之旨繼

奉如議之旨而終不能廁足玉堂一窺秘籍今  
以兵部兩覆臣自懇辭不允之戎銜具疏而復  
浪言文墨徒貽笑耳故益逡巡今蒙 皇上允  
言官之請令以刻本進覽臣於不上賣清嚴但  
奚囊所攜止此一部未免紙劄濫惡懇祈聖明  
矜宥至於臣之出處在朝廷視之一士之微在  
臣身所關自爲大節徵聘之典雖係 祖宗舊  
制百年以來不過數人臣非有耆德碩抱徒以

兵事致蒙濫及故署南樞孫璋擬加臣副將臣  
方力辭而撫臣岳和聲疏請如南樞所擬致聘  
前來奉 肇宗皇帝聖旨茅元儀准擬銜用舊  
輔孫承宗請加臣副總兵銜奉旨下部部覆一  
如樞輔之議奉旨依擬行臣爲撫按督促鼂勉  
赴闕具疏力辭奉聖旨茅元儀著有兵書又屢  
經薦舉著遵前旨速赴山海關聽督師輔臣酌  
用欽此臣以野服見舊輔勉以大義使改冠裳

題臣贊畫奔走四年愧無明效但恢復大勢必  
當自覺華右屯進據四衛方可以通兩河令三  
鎮困奴而使不得逞臣在山中時已見頗及此  
故承宗嘗題臣覺華島副總兵繼欲加臣總兵  
往取蓋州今樞臣閻鳴泰之言實與樞輔同心  
今皇上命臣贊畫督樞得無以臣始終此事  
或可仍備萬一乎不知實不然也舊輔於臣知  
之深矣從事四年不爲不久矣終不能贊舊輔

周旋人情而合羣議終不能贊舊輔猝辦軍資  
而遽大舉及物力粗備朝議偶合而天意未欲  
治平矯旨又從中下矣今聖明在上不患大計  
不定而恐任事與議事未必如一不患濟接不  
時而恐盈萬水岸數百艨艟必非一時可辦往  
者舊輔題臣大將取蓋之疏已發而臣懇追之  
恐千里襲人不當宣洩且盈廷之議必至紛囂  
故欲於發師之日拜疏而行今宣密謀於廟堂

啟敵人以虛實臣實未知揩手也况諸將盡屬  
英姿老臣必多定算何待微臣之贊臣初蒙恩  
詔閑住已足雪逆璫之誣所以叩闕實不甘李  
代桃僵旣蒙昭雪故止具疏陳謝別無懇恩錄  
用等語  皇上銳志封疆不遺老馬哀其摧折  
使還舊物臣感刻無旣豈不思遂捐軀之舊志  
報再生之新德哉然臣一用不效而復糜太官  
之廩生宿將之疑臣謹所不敢出也至於總加

府銜更爲非據今廢籍諸臣不能盡還故物臣獨何人又蒙加擢懇乞聖恩矜允使臣歸老丘園終身著述以備稗官雖然皇上之待臣者至矣臣不能以身報敢不以言報乎皇上方以武臣不言兵導之使言臣不得以文墨事陛下姑爲老兵噶矢不亦可乎然可言者甚多非臣所敢言也以兵言兵食爲兵基二者頗有所見耿耿欲吐容臣另疏具聞懇乞聖明允臣辭

右屯爲駐足而急圖蓋州蓋有青石嶺之險可  
憑守蓋則延海盡爲我用而金復膏腴之地在  
我囊中卽可食東江之殘民且彼陷恩歸者尚  
不少也漸取海州則遼瀋開鐵彼必不敢復安  
據而思圖北竄則舊疆可復而漸加修整至河  
西廣寧一帶盡在包荒不必言矣如不取蓋則  
彼勢窮計決萬一用海則不必爲水戰也以大  
師扼我關前而舟載偏師撓我關後此不過數

武海而豈難渡乎我雖有百萬之衆有從背攻  
之者必不能復守舊輔孫承宗有議極悉正欲  
上而抗於逆璫陛下試問之知其詳也西事之  
大逆在安邦彥而安位其次也故法當使四  
八目自爲攻擊而安位得綁縛邦彥以自贖然  
安位與四十八目不危急而欲以文告空言得  
之此兒戲也邦彥巢隣貴州故說者欲自貴人  
然一出會城皆爲賊境故入易而出難王三善

之敗蔡復一之潰皆繇此也安位之巢在大方  
與奢崇明舊穴永寧近永寧原設有監司衛所  
今已恢復當自此進而漸修赤水等處城池則  
漸逼大方而安位危急安位急則邦彥可綁獻  
矣今欲合五路師用二百萬餉而圖之誠善策  
也恐不能耳苟不能辦則不如此着之穩往者  
舊督臣閔夢得曾詳言之而疏到之日已爲逆  
璫所驅矣原疏在部一陛下可取而閱也然臣

謂抑僕禍甚於奴僕閩賊害深於黔賊非爲好  
異之言也請畢其說奴之部落不過萬人收南  
北關海灰等夷而有三四萬今西虜降者而有  
五六萬合開鐵久降者而始有八九萬數止此  
矣自舊輔孫承宗駐師右屯彼卽棄新築之遼  
陽而復城瀋陽繼且漸營境外爲還巢之計故  
使承宗不爲逆璫所排則其事已有緒矣事一  
壞於撤錦右再壞於用內鎮不唯封疆日削并

向所製辦舟車器械馬匹所調四方精銳盡皆  
銷靡故今日頗難於督然奴子玄計舉動輕而  
用法寬舉動輕故不能所向皆捷用法寬則部  
落得自爲政而逃竄者愈多故臣謂恢遼此日  
殊不難也至於挿箇虎墩兔慾者乃小王子之  
後土蠻之孫而亡元的派也在督吉囊俺答乃  
瓦刺之後而其宗黨也在世廟時二酋盛故  
土蠻東徙奪泰寧衛地而居之其諸部納進如

故如紗化等五大營亦其部落而先徙於東奪  
幅餘衛地而居之者也如都令拱兔等八營乃  
其統率東遷者也如東不的所轄三十六家乃  
俺答之部落東侵朮顏衛地而居之者也今自  
土蠻延至虎爾已數十年不唯陝西之吉囊山  
西之俺答貢獻簡略卽逼遼之紗化等本部之  
都令等亦漸生二虎爾年壯氣盛而又值諸部  
零弱最強者宣大之虜因卜素分而弱次算如

河套之虜而且分爲十枝故先征服紗化等繼及都令等因而至宣大至河套無不所向披靡蓋其衆四十萬不動則已動則名正兵強故不降卽走耳今彼已合諸夷欲盡得諸夷之賞諸夷之逃者必保其賞箭符質以去我勢不能與而彼必不肯不挾則上之直走宣薊以窺神京次之卽蹂破大同以恣飽子女玉帛此事當不在遠也至於遼東巢穴已焚之矣此事發則九

邊皆震彼無所不攻我無所不守夷勢喜分惡  
合夷運必無兩盛臣故以虎爵禍甚於奴酋也  
欲爲善計在精選九邊撫鎮各爲改圖庶幾可  
禦而人才難得積習難洗臣甚慮之則當急用  
其祖父以來素所馴狎畏服者與之講折姑爲  
緩激之謀徐觀其變至於黔賊安邦彥雖流毒  
五省然偏在一隅往恐奢崇剛克夔府順流而  
下此必非安酋所辦也終爲穴中之獸若聞賊

鄭芝龍出入粵閩之間聚衆數萬聚船千餘招  
窮士撫貧民意似有在今流突之禍必及浙直  
何也我行於腹地則動隔千里彼行於海外則  
四至皆瞬息也若不設總督處重餉急圖勦除  
解燄則彼之分突甚易而我之合勦甚難東南  
財賦之區爲其所擾三方用兵皆無財不可其  
憂在天下而此賊之或突畱都驚陵寢或扼運  
道阻漕艘又未可知也惟皇上建中興之業祇

當執要擇四文帥數大將而事辦矣然必聖見  
定而後可信任將帥擇精信專則責效速故敢  
不避煩蕪縷陳宸聽伏乞聖明裁察

石民四十集卷之一